



芬芳

# 为什么愿意剃光头

杨 振 文 著



# 分分为什么愿意剃光头

杨 振 文 著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



# 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

杨振文 著

俞理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375 字数 32,000

1964年5月第1版 1978年12月第3次印刷

印数 183,001—243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3007 定价: 0.16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秧苗长得多好啊！田垄里，山坡上，伯伯叔叔，嫂嫂姑姑忙得正欢。芬芬和毛根忙些什么好呢？他们多么想为公社出一把力呵！他们跟了毛根的爷爷去放牛，真的做了不少事情。可是他们也出了一点小小的岔子，使得芬芬愿意让毛根剪掉小辫子，剃个光头。

毛根和芬芬都是好孩子，他们热爱公社，热心为公社出力。现在他们还小呢，等他们长大了，一定会成为好社员。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、淘气·····          | 1  |
| 二、五个鸡蛋·····        | 10 |
| 三、“我也是牛郎!”·····    | 29 |
| 四、调动积极性·····       | 41 |
| 五、是谁的过失?·····      | 49 |
| 六、就这样,芬芬愿意剃光头····· | 56 |

## 一、淘 气

芬芬干点什么去好呢？

多么好，多么可爱的春天呀！

暖暖的太阳，轻轻的风。草绿啦，花也开啦……

田垄里，山坡上，叔叔伯伯、哥哥嫂嫂们忙得正欢：  
嚷呀，笑呀，有的还唱山歌呢。

有只雪白雪白的鹭鹭[lùsi]，象在“跳房子”玩儿似的，缩起一条腿呆呆地站在田中央。一个耕田的伯伯，扶着犁摇着竹枝丫，对牛“啾！嘶——”一声吆喝，把鹭鹭吓得乱扑翅膀往远处飞啦……

芬芬的爸爸在城里当工人，不常回家。妈妈呢，也同大伙一道去田间上工了。芬芬一个人在家里玩，才没味儿哩！她缩着一只脚，一下一下跳出屋门，望见远处一丘小方田边，有个男孩子弯着腰，弓着背，好象在寻找什么宝贝。芬芬奇怪了，马上朝那儿跑去。

那个男孩子是谁呀？不是别个，他就是闲得手儿痒



痒的毛根。毛根在干吗呀？在翻泥鳅。刚才，他想跟爹爹去学着扶犁，可他爹说他碍[ǎi]手碍脚，三句话就把他喝退了。毛根离开他爹，路过这里，看见这田沟里有条泥鳅，他可就来劲啦——两下卷起裤管，扎起衣袖，跳下田，叉开手指头翻起泥巴来了。

芬芬跑到他跟前，问道：

“毛根子，你做什么呀？想捏泥巴人玩吗？”

毛根象根本不知道她来了似的，头都不抬一下。芬芬见他不理睬自己，她就问了一遍又一遍。毛根被她问火啦，白眼一翻，生气地冲她说：

“你嚷嚷什么呀？雀尾巴！你才玩泥巴人哩。”

芬芬被他冲得没了词儿，撅[juē]着嘴，小脸蛋胀得象个皮球一样。可是她没走开，蹲在田塍[chéng]上看着——她要弄清楚毛根到底在玩什么新花样，自己好学着玩去。

忽然，毛根两腿往前一跪，双手往泥里一合，又一合……哈，连泥带水捧起一条食指大的泥鳅来啦。他伸直腰，得意洋洋地瞅着泥鳅骂道：

“嘻嘻，狡猾家伙，还想逃？哼，你钻到台湾去，我也要揪住你的尾巴！”

芬芬一看清楚他捉的是泥鳅，早忘了刚才毛根对她的白





眼，也乐得大喊大叫：

“诶——泥鳅，泥鳅……”见毛根在寻盛泥鳅的东西，她就赶忙在田埂上拔了一根茎儿长长的野草，向他招着手央求：“毛根子，给我，给我！快用这草串起嘛……”

毛根不要她的草，也不给她泥鳅。他的主意更好呢，你看他脑袋往胯下一勾，头上的鸭舌帽就自动掉在田里泥巴上，而且正掉个底朝天。他也不管是泥是水，就把捧着的泥鳅放进帽子里，接着又弯腰弓背地翻下去……

芬芬看傻了眼，心里说：“毛根不怕他娘骂呢，把帽子弄得泥糊糊的……”她知道说什么毛根也不会把泥鳅给她了，就嘟囔着嘴说：

“你不给我吗？哼，我也会翻哩！嗯，我要翻条大的，比你的要大一半——不，比大一半还大！”说着，她真的溜下了田，照着毛根样儿也翻起泥鳅来啦。

毛根自顾自翻啊翻啊，压根儿没听清芬芬说了些什么，也没注意她在后面搞些什么名堂——这下可糟啦！

要不碰上毛根爷爷来，还不知要闯多大的祸哩。

毛根爷爷是生产队的老饲养员。他长着白眉毛，蓄着白胡须，整天里笑眉笑眼的，好象谁家讨媳妇、生娃娃请他喝了喜酒一样。不管是谁一见他，都说他是个面善心善的老爷爷。毛根爷爷非常喜欢孩子。他常常眯着眼，手指拈着胡须，笑悠悠地瞧着孩子们迭罗汉啦、做“瞎子捉跛子”啦！——瞧着瞧着，就自个儿讲起话来：“这班小家伙生得真是时候哇！哪晓得旧日柴米贵罗……”孩子们听他这样讲的次数多了，所以只要他刚说出前半句，他们马上就用唱歌的调调接下去：“哪晓得旧日柴米贵罗……”爷爷听了，不生气，只是唉唉两声，象带着满肚子的话似的，赶紧忙活儿去了。

现在，毛根爷爷肩扛着一大篓青草从山上下来，远远地望见那丘准备播谷种的小方田



里，有两个小家伙在鼓捣什么。他不由得停住脚，手遮太阳朝那里望去。一望清是毛根和芬芬两个，他可吃了一惊！慌忙放开嗓子呼喊：

“毛——根！毛根伢子……你们在搞什么名堂——啊？”

可是，爷爷喊破了喉咙，毛根也没听到——手都忙不过来哩，耳朵还管什么用呀？爷爷只得大步大步由田塍上赶过来。一走近，爷爷就气炸了：



“哎——  
你这猴儿！硬  
是野，野得没  
边啦……”

这一声  
喝，象把毛根  
和芬芬从梦中  
惊醒过来似的，着实吓了一跳。芬芬扭过头来，望着快走到跟前的爷爷发呆——

她可不知出了什么事。毛根伸腰一看，见是爷爷，就赶忙对他摆着手，正正经经地说：

“爷爷，我在翻泥鳅。这里泥鳅可多哩。”

“翻泥鳅！翻泥鳅！”爷爷这回可真动了气，他把草篓往田塍上一顿，愤愤地说，“看！你们把整好的秧田捣成什么样子了？——这是翻泥鳅的地方？唉？”

毛根这时才注意到：芬芬什么时候也下了田，而且把整得平坦坦的秧田踩坏些啦。毛根一急，就冲着芬芬发起火来了：

“谁要你下田的呀？一丁点大，也想翻泥鳅！这下，这下，看你怎么办……”他气咻咻地又转向爷爷，推卸[xiè]责任说：“爷爷，这不是我弄的，我只在沟里翻。田中间是她——是芬芬翻坏秧田的！”

芬芬真没想到，没翻着泥鳅不算，反而闯出了祸——看毛根爷爷都动了气，这祸闯得还不小呢。她看看毛根对她的凶样儿，又看看爷爷紧绷着的脸，吓得“哇……”地哭起来了。

其实呢，毛根爷爷心里明白：毛根和芬芬谁更淘气。他本来就不想把芬芬怎么样。现在他见毛根将过错一古脑儿全推给芬芬，把她吓哭了，心里就更生毛根的气啦。毛根爷爷一面脱掉草鞋下田，一面责问毛根：

“你这顽皮！还赖哩！你说，是谁大些？是谁带的头？芬芬一个人会到这里来玩吗？”他气愤地骂着毛根，却把芬芬抱上了田塍，还给她揩掉裤管上的泥巴。

毛根仍然站在泥沟里，很不服气地同爷爷顶嘴：

“你护着她，我也不怕！反正我没弄坏秧田，又没带她到这里来玩。”

“你，你还强嘴哩？”爷爷对他晃晃拳头，见他闭了口，才又说：“下回再这样捣蛋，看我不告诉你爹，叫他打扁你的屁股！——怎的？还不赶快给我上来！”

毛根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他爹。毛根爹是生产队长。他把自己的脑子、全身的力气，全都用在队上了。为了办好生产队，他白天黑夜地在外边忙着，很少管家里的事情。但他对家里人可严哪！他常说干部要起带头作用，干部家里的人也要起带头作用，有苦要吃在社员前头，有好处要得在社员后面。要是家里有谁作了损害集体的事情，毛根爹就不管他是老人还是小孩，准会着着实实“整”他一顿的。所以毛根现在一听爷爷提起他爹，他就鼓着嘴不作声了。——爷爷要是真的在爹爹跟前告他一状，他的屁股不挨打才怪哩。

毛根提起泥水糊糊的帽子，慢腾腾地爬上了田塍。他站在田塍上把帽子翻了个遍，可是怎么也见不着泥鳅

了，倒发现帽子顶上有个洞——他自己还不清楚这洞是什么时候弄的呢。不用说，那条泥鳅就是由这洞里溜掉的。真倒霉！



“唉唉，顽皮！看你把帽子糟蹋成什么样了……”爷爷叹息地摇摇头，走到秧田中间，将踩坏了的地方划平。

芬芬不哭了，跟在毛根后面跑回家去。没走多远，毛根又被爷爷叫住了。爷爷大声说：

“毛根你听着，明天同我看牛去！”

“什么？爷爷，你说？”——毛根本来听得明明白白的，可他故意装作没听懂一样，连忙跳回来追问。

“你明天就跟着我看牛去，别东逛西撞的，没个魂儿样啦。”

这下，看吧，毛根乐得伸开两臂，呼溜溜，就象只

陀螺一样在路上转起圈圈来啦。末了，他弯起胳膊对跟在后面的芬芬一晃，骄傲地说：

“嘻！你听，——听明白了吗？”

## 二、五个鸡蛋

别看芬芬是个小姑娘，她可好强，什么事情都不肯落在人家后头呢。



平素，别的孩子怎么玩，她也怎么玩；别的孩子替大人作什么事，她也要争着作同样的事。可是明天，毛根就要同他爷爷看牛去啦，她芬芬怎么能落后呢？

“妈，我也要  
看牛！”芬芬对她  
妈说。

“什么？看——牛？”妈一时弄不清她要看什么牛，手里提着菜篮在屋门外站住了。

“嗯，嗯，”芬芬扑闪扑闪眼睛，明白地说，“毛根同他爷爷去看牛，我也要去的。”

妈笑了，说：

“你还没牛尾巴长，能看什么牛呀？给我在家里好好儿玩，少弄脏衣服，就是我的乖妹子啦。”

“诶——不嘛，我不好好儿玩嘛，”芬芬扭着身子，两手吊住妈的衣角，一迭[dié]声说，“我要去看牛，我要去，要去……”

“芬芬！”妈生气了，“你不知道吗？明天是你的生日——满六岁的人啦，还寻妈撒娇，不怕人家羞你！”

“生日？明天，是我的生日？”芬芬一下抱住了妈的腿，仰起头追问。

“嗯，是你的生日。妈要拔菜去，你快不要缠着我。我明天煎蛋给你吃——你不是爱吃煎鸡蛋吗？”

芬芬放开了妈，也好像忘了看牛的事——瞧她那股高兴劲儿呀，准不会比跟爷爷去看牛的毛根小哩。她乐得拍着手儿信口唱起来：“明天明天我生日，明天明天我生日……”

芬芬独个儿乐了一阵，想起平常总是毛根对她神气，

这回，嗯，也该她神气神气啦。对！就要去逗逗毛根，看他还有什么了不得。

于是，芬芬跳着蹦着，跑到毛根家里，找着毛根说：“毛根子，你有生日没？哼，我有，明天就有！”

毛根手里拿着刀，正在用劲削一根长长的竹枝。前些日子，城里放映队曾来这山冲公社放映过“电影戏”。毛根发现“电影戏”里的赶马鞭，和他们这儿赶牛用的竹枝丫不同。那是用根什么细竿子，前端吊上长带儿做成的。只要你把它一挥，它就噼叭响。那声音呀，直炸耳里！毛根看得手儿痒痒的，恨不得把银幕上的鞭子拿下来试试，他心里说：“噶，多带劲！根本用不着拂到马身上，就把马催跑啦。”看完“电影戏”，毛根就要爷爷做一根那样的鞭子赶牛。可是不知怎么的，爷爷对这个不感兴趣，没有接受他的“意见”。明天，毛根自己要去看牛

